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臯文集卷四

詳校官典籍_臣潘奕雋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_臣陳 木

謄錄貢生_臣汪 緣

欽定四庫全書

臨臯文集卷四

明 楊寅秋 撰

雜著

擬五山紀畧

萬曆二十三年五山獐亂總督侍郎陳巡撫副都御史
戴討定之五山隸貴縣界賓來遷武間負龍山接藤峽
層巒疊嶺虧蔽天日延袤百里而遙為諸亡命逋藪先

是賓州馬羅漏办渠魁韋元成特養特曉等匿山西糾連大村愚簡野鴨諸獍橫剽四出民罔寧居推官陳御曾事招徠率銷弭目前未幾越城掠村要我土田擄我官舍如故叅將白斯清潛議鵬勦部署未定聽土狼覃柳百戶駱載仁等鼓行輕率則元成等已竄還故窟各村獍跳踉起斬木據寨白晝燒掠張甚派城危於累卵督臣會撫臣以方畧檄副使楊寅秋單車馳往首遣材官持檄入山宣威稜慄以禍福歸其無辜被虜者獍始

鹿駭繼狐疑則號召鄉團屯阨塞張聲援懸賞格釋覃
柳繫令立功自贖柳悉精銳伏山口稍益以游兵各鄉
勇爭乘便邀擊撞三出掠三被創先後陣馘四十餘人
生擒其酋覃公堂等五人尋計擒韋元成殲之撞膽落
始崩角折箭軟血誓不復叛而夙稱雄鷙官府所不能
致者反接詣庭下願殺賊報效督臣益發帑帑作使之
撞響應首縛陸妙漢等繼縛李富梁金頂等而思簡韋
善昶率弟男并縛馬羅韋特養以獻人心轉轂綠林嘯

聚舉為潢池赤子矣事平督撫採訪使議條善後事宜以聞詔從之

平五山獐上三院揭帖

貴崗漏办殘孽無論度劉地方無虛日即耽耽於馬羅疊址田畝不奔憊乞勘輒敢擅拿官舍要挾蠢茲小醜無不一創之理遵奉面諭適張少叅以公役抵昭江共為怒髮但蟻穴鼠窟洞胸達背不先探要害萬一獸驚鳥散曠師廢日其若霜臺威重何不慎擇督領鄉導破

調鼓舞恐出沒要害未免疎漏即賓來地方賊徒聯絡
門戶俱應抗拒把截已密訂白叅將密選熟夷情熟地
形如覃柳輩備探賊首賊巢的若干在某處或某處易
於奔突某處堪以藏匿度用兵幾何督領幾何督領必
何人而可俟計議稍有端緒方敢以兵餉及一切方略
具請指授各處公移有行仍稱招撫一面行委勘田分
給以安賊心俾不驚疑臨稟無任隕越

又

五山聯絡各賊近被官目妄動輕舉致賊狼奔蟻聚居民逃竄人心徬徨本道星馳臨縣策應除城以內定撥軍兵分作六鋪城以外定撥募兵分作三營各畫地為守城內另有總巡周遭巡警遇警鳴鑼為號城外另有馬軍往來巡警遇警放銃為號西北二門為賊往來衝衢移行叅將定撥隨帶游兵五十名屯住縣衛點閱不時鈴柝聲響徹夜附近南廂居民可幸無虞惟是各賊向雖出沒不時尚爾星散各村臨時糾合行劫近自驚

突以來嘯聚大村不下二千餘徒其餘若山北山南一日流劫六冬動以五六百計賊勢方張我之各處哨堡如謝村路當咽喉厯存軍三十名金箱等堡厯存軍二十名十名不等止馬鞍寨思二堡共存募兵八十名又俱潯州府零星抽撥三月更番人無固志竊意盜藪如貴縣雖承平未易去兵况茲羣醜驚網傷弓之後厯以數十名老弱之軍守之即此釜魚震怖明威豈無苟活樂生之思多方撫諭旋當解散第我之聲威未張犄角

未固彼之驕恣益甚就令垂首目前不旋踵即跳梁出沒耳又況賊勢方張且疑且劫目今流毒長驅如蹈無人之境變固有難于逆覩者若之何其以地方徼幸也本道目擊事勢移行李叅將及潯州府即查附近各處有無空閑及操兵堪以調撥或暫時借調事寧另議者隨據潯州府報稱該府原設耀武等營兵共五百名陸續分撥尚存三百名於內尚可抽撥一百名權宜防禦又准李叅將手本稱狡賊結聚軍兵單弱但附近無兵

堪掣惟梧州大崗營募兵見有一百四十名調出梧鎮
教場操練今已歇操堪以暫調該本道看得貴邑係潯
州府所轄大崗歇操之兵又即潯梧叅將所轄事在倒
懸請乞憲牌就行李叅將差委標下旗牌星馳前赴掣
調防守以免展轉留滯其該縣原存馬鞍山思二堡募
兵八十名該堡去謝村堡厓十里許兵合則強分則弱
亦應并調謝村隨宜追捕兵威既振勇氣自倍將賊膽
自落村落荼毒稍息逃竄居民復業而遠近之騷動底

寧矣

又

大崗潯州府之兵權時借調知非長策但賊勢猖獗地方搖動急則治標非此無以遏賊鋒定人心且毋論賊之可撫與否也賊如悔禍就撫我之兵威足以服之而撫乃益固賊如怙終行劫我之兵力足以待之目前隨地撲捕秋高或圖大創即以備調集之數一舉數利所為懇乞憲牌即行李叅將委官掣調恐他遣未免留滯

沿途喧嚷謬張虛聲令反側生心耳道里遼隔地方倒懸固知霜臺已宛在目中矣

又

五山煽劫職受命蒼梧仰見霜臺惓惓生靈不啻痼瘵職即鈍駑念未敢一日忘羣醜獨以農月非時鼠穴易竄不如陽且撫之以安彼心一面審阨塞簡督領稍俟秋高藉防禦交關為名調兵四面把截分道並進繼以搜索可必掃蕩萬全正會詳聞不意白叅將遂以前月

十六舉事孫文斌新襲監子覃柳貪利愚獐兵家把截
紀律懵然罔聞土狼與徭夷素結親屬遞相傳囑輕發
黃布勇字號四路招兵職迎撫院回省聞報懸知驚潰
可虞亟請解篆策應抵來賓據哨捕千戶方紹勲稟稱
半月內道路喧傳招兵本哨白牛兵目岑馬等俱擅離
汛地於十八日齊赴南四山西等村殺賊白牛去南四
厘十里許各兵利在搶擄一呼四起賊聞風逃散至午
俱空手回還今遷來三里遠近應招絡繹隨行該縣將

岑馬監候以解四方之應招烏合一以使賊知招兵原
非我意亟抵賓州接該叅手本及該縣申報始悉原議
十一日進兵駱載仁同覃柳稟稱各賊略有驚疑即宜
及時按兵不動不知何故改期于十六日已又聽衆兵
延至十八日維時防守馬鞍指揮沈遷喬謝村百戶許
金金箱百戶許允俱先期將家口同各軍兵席捲搬出
以避賊衝突狼目隨帶竟日糧食盡各即散歸似茲
舉動大是兒戲所恃霜臺威嚴振耀有日各賊毋敢拒

捕反戈相嚮事後嘯聚大村舊名平天窠屯結如蟻圍
繞三重大柵以待我兵傷弓驚網之衆苟緩須臾無死
耳事已發蹤似難縮步恨不及滅此而後朝食但賊窠
聯絡萬山大村一窠即不止二千餘徒斷非一哨一旅
可以掩取白叅將輕信易視追悔無及近亦稱必會同
柳慶思思四路夾攻方克有濟毋論天雨水漲湓田寸
步不易林箐搜扒惟艱目今即欲調集土兵恐農務正
殷調未必集即集師行糧隨斗粟未辦險要未熟誰為

督領誰為鄉導賊備我益固非火器銳礮噴筒之類不足衝鋒破膽毫未有備一誤已甚豈容至再微聞各賊見柳兵朝集暮散亦知為柳私擅若官兵決無此舉動且時當時捕賊亦恐悞收成職早夜以思及今尚可權宜收拾合無聽職分撥虎頭牌宣布三院威靈五山怙終作惡者止許坐名擒拿原無動兵勦處號令覃柳何得擅自激擾已將覃柳及岑馬等究治諭賊安心歸耕毋得流毒自取殄滅俟彼躑躅稍定徐為批擣後圖亦

知賊各有心撫不足恃但暫時轉局計不出此且輕勦
或不易撫而暫撫原不妨勦蠢茲檻豕似不在快於一
怒間也除內地城池戒嚴職多方綦布萬萬毋厯台顧
方今賊勢猖獗視村落如拉朽貴邑易動乘機鋒起人
心徬徨嘯聚一日未解地方一日可虞伏候前籌速賜
指授事機有當審勢觀變者容職一面便宜區處一面
陸續馳報

又

五山羣醜昏迷撫處原非長策但兵力未集時勢未便
又不意此山之為四路羣盜藪至無筭也事變不可測
恐近之貴縣城守空虛幾若無人遠之渡江出斷藤峽
即滋蔓難圖暫為地方解目前蹂躪舍撫計無復之先
是職馳抵賓州接白叅將手書稱安定司土舍潘福連
前來告狀願助土兵二千擒斬韋元成等善後耕守土
田先差總目何威領土兵五百至牛鼻堡屯住離城十
五里意圖後舉職思一悞已甚豈可至再且此時將勦

賊乎驚動之衆斷非潘兵一旅所能掩取將散賊乎馬
方駭鼓而驚之何賊之能散且潘福連即潘廷貴前歲
李妙通所勾引殺占田土正與賊積仇而其兵又即在
牛鼻堡召募烏合此與覃柳之招覃馬何異亟移書及
行該縣力止之職抵貴縣賊見潘兵觀望未散疑畏益
堅山南里山西里各將峽口要路把截將該縣呼喚十
冬保人梁大建等趕殺見有道牌招撫等語方始放免
山南里則併將十冬刦擄就擒十冬李德等連名告稱

軍兵激變賊糾衆八百餘徒前來本里連打三次放火
燒屋六十餘間刼擄一空等情嗣後各賊四散充斥來
賓武宣遷江賓州四州縣之流徙積逋乘機蠶起燒村
殺人流刼無虛日虛夜職目擊事勢直須設法截捕以
挫其鋒多方開誠以破其疑未可以區區文告化誨也
而掣調未集坐張空拳乃刊刻短示遍處懸賞招徠有
能救援追截斬獲賊級者照賞格賞不踰時而又密計
李叅將賊驕可擊無已暫將城守游兵再調外巡兵布

伏各村乘其打劫歸路舉號邀擊之即不大得志彼知
我有備便當解散隨據潯州府同署印賴通判會審過
文斌解報覃柳先後生擒賊犯韋名良韋道全等二十
四名婦女幼小十二名口到道覆審各犯俱非有名案
賊亦非在陳擒獲俱事前事後在田在墟或因事在城
搜捉希圖冒功掩罪就中即有係山南山西大村十冬
不以此時解網縱之使歸更待何時適撫院同黃按院
各齎發虎頭牌行道差官擎執入山招撫倉官黃赤叅

將標下把總曾世任挺身願往職就將前項人犯交付
差官同保人押至山中給與各該管十冬收領明示賊
以不殺之恩會龍村覃柳部中覃害追斬賊級十二顆
圖嶺村土狼相繼嚮應追斬賊級二十二顆就據差官
黃赤飛稟圖嶺村百姓殺死賊級內有久迹惡賊梁朝
寶被殺衆賊搶出用車載回隆笠堡燒燬今陸續各村
好歹百姓俱來面見於是勇氣稍厲賊疑稍解賊鋒稍
挫本月十九日出東里十冬廖洞章率領百甲驚逃人

韋扶馬等山西一里十冬周闕記等率領百甲驚逃人
韋雲保等二十日則山北里十冬何經素等率領百甲
驚逃人李學等各赴道投見各稱俱已回村耕種安業
是日則黃赤領帶大王村賊首韋明懸即明院同伊弟
韋明鑑二十三日則黃赤領帶山南簡思村賊首韋善
昶同伊弟男韋特帝等四人各親身投道職知此二賊
了了熟識漢語差官詰問之覃柳擅動可罪爾等撫後
行劫何為爾但知官府失信於爾不思爾負恩失信於

官自今撫後鈴束弟男再不為非方准叩見仍前陽順
陰逆放爾回去另作區處本道決不以此時縛汝爾亦
聞府江八寨羅旁之事乎天威霹靂何處逃避賊各有
心垂首無辭口稱自今村內有作歹者渠自當擒獲且
照新行賞格乞賞矣二賊向化大村毛天洪當亦以次
就撫流逋出沒當亦以次解散地方漸已安業人心漸
已底定從茲仰藉霜威帖然詎非所稱失馬第犬羊見
威不見德必我之威嚴有足繫彼躑躅者而後撫乃固

而茲猶未得當以報也職以庸手收敗局坐孤城如孤注伏乞霜臺指授機宜俾奉以周旋職無任祈籲

又

五山羣醜煽動職無能效一竒殲渠搗穴屢屢宣毫解網德威以撫輯收殘局不足仰副任使惟是白叅將所攻打驚動之村非近日拿官舍要土田刼縣城必不可宥之賊奉制臺詳批可為怒髮者為韋特曉為韋元成韋勝隆而啟釁發難聲勢相倚為覃文廣等諸賊文廣

久已回住賓來之雞零韋特曉等經右江道委賓州判
官艾舜臣現招住賓州之馬羅疊址前賊不獨不在貴
縣而在賓來且不在左江而在右江面審撫過各獍執
稱事起賓來彼皆得享其腴田於馬羅雞零平將五山
殘破其氣甚直其詞甚辯則各獍罪狀猶在可勦可撫
之間今逃竄盡已復業么醜盡已解蹤各渠魁從來所
不見官者率其弟男盡已投見職威劫理論亦既唇焦
口燥各賊咸感動稽首加額且願殺賊報効職復與之

約有能殺賓來案賊一名驗實倍賞銀三兩賊首一名
賞銀十兩撫諭過各村使賊黨自相猜疑各獐欣然取
有甘結在案頃李叅將過謝村經理營堡各獐聞之俱
出數十里外羅拜擁呵導迎據一時之踴躍可必數年
之安靜從茲帖然安堵則前事孟浪詎非失馬天實祐
啟霜臺以造兩江之生錄大德鴻慈浮屠七級不足喻
矣再惟馬羅雞零實為難首倘稱五山與之同眠共窟
當一併痛加芟夷非大舉數道並進未易收功所徵發

不甚下於府江八寨而最礙手則平民之村與賊村比
壤錯居又與府江八寨之可以楮山盡殄者徑庭側聞
韋特曉等三月右江招回之後以得田為幸亦頗斂戢
未知可暫置之度外否無已其鵬勦乎堅撫五山使毋
敢有二心為逋藪而同日分兵舉事於馬羅雞零餘從
罔治第臨時戒嚴毋令駭動抑或以計購其首惡或鵬
勦其一而計購其一則力不分而機尚秘似出萬全職
過賓來千戶方紹勲密陳覃文廣可得狀職曾商之汪

叅將又恐大舉未免見小失大遂已之兩江事同一體而調度則有主客事在賓來左江主將必不敢侵越反致閣悞汪叅將曉暢非他比霜臺責成必有以自效者倉官黃赤揣夷情辨扼塞機變可備山中緩急昨單騎往復於虎穴窮崖中方六七次備極苦心亦惟霜臺加獎以作任事之氣團保守助治標對証之劑也霜臺不以為餘唾職當督有司力行之除增兵議餉善後及一切機宜俟伏謁面請

又

各賊驚動之後白日流劫各村望風披靡賴霜威孔赫
一面撫插以渙其黨一面鼓舞追截連有斬獲以摧其
鋒今渠魁亦既歸命羣醜亦既潛蹤矣但犬羊何知其
欲何厭且得毋視我易與耶毋恃其不來恃我之聲援
捍衛有足繫彼躑躅使彼進無搶掠之利退有奔逐之
虞久之賊自不入境斯稱有備無患本道目擊賊勢其
器械不利於我之鏢弩其精悍不猛於我之土狼又非

瀚海汪洋乘風飄忽之不可追截也一村被劫羣村各
出銳救之必可得志於賊即不然彼進則烏舉退亦鹿
駭首尾不甚相顧抑或掠有牛馬輜重墮累法曰乘其
情歸可擊四面追喊所過村落追截之賊豈以翼飛者
事勢若彼便利若此我救人人亦救我我坐視人將坐
視我報施之不爽易知互相救人人保我身家妻子而
獲功有賞不相救人人自危而觀望有罪利害之相懸
又易明而卒未有反戈與賊格鬪者賊報仇一語足恐

刼之而又無良有司以督責之耳有司非盡縱寇又非假此以市恩也恐失事之聞於上而踈玩之議其後也方惴惴以失事聞上司何敢以守望督齊民上下蒙蔽苟免旦夕胡賊之狡而民之愚賊之幸而民之不幸哉竊意欲為貴縣弭盜即多增營兵無若嚴行團保欲團保必行合無於有司稍寬失事之督而獨嚴隱匿之禁不以失事為考優劣而以隱匿為考優劣夫既不敢隱匿即未有不以救截力行諸鄉落在鄉落得保其妻子

身家有所甚欲導之於前又有所甚畏迫之於後即未有不踴躍盡一從事又有謝村大營以張犄角有叅將坐鎮以張聲威貴縣之生靈庶幾安其田里有日矣

平五山善後議

竊照潯貴之有五山亦賓州之十寨柳之懷遠而桂郡之古田也頃因官目輕舉各獐驚潰奔突流逋乘機遽起幾於糜爛不可收拾本道肅將從事且撲且撫以得懾服渠魁解散么醜各願傾心向化無敢怙終作孽除

先後擒獲過真賊斬獲過賊級撫插過村獐俱經覈實具由詳報去後兩月以來向稱剽劫無虛日者今絕無警息安城白牛往來貴縣通衢向稱梗塞者今差使俱可絡繹挨編團保各獐首奉約束而韋明懸父子向稱桀驁不易化誨者今且督率團丁截獲真賊陸妙漢審供明確在縣斯亦五山數年救寧之一時矣當此轉禍為福之日正改觀易聽之始若非一挽積弱大振聲威犬羊之叵測何常急之則稽首馴服緩之即橫面躑躅

彼惡知天威之不可干而好生大德之不可再冀哉恐
未翦萌芽終尋斧柯所徵發騷動不啻百倍於今日之
區畫矣本道方在撫禦勸勅即為善後講求所有二三
事宜得於耳目之焦勞稽訪之真確與輿議之僉同者
理合條列開具呈請雖不敢云久安之長策或亦可冀
數年之休養伏乞霜臺裁擇施行

一移置將領以重彈壓 潯貴之苦五山非一日矣先年
謝村馬鞍金箱之間亦常建設營堡抽掣軍兵防守大

率狃於兵食之難措聊為旦夕之羈縻以延袤不下數
百里之要害而營堡不過二三以滋蔓不止萬數之梗
獍而防卒不過百名兼之統馭單弱各擅視之蔑如剽
刼若蹈無人之境日驕月釀且為左江腹心一大蠹矣
茲欲消弭隱憂營衛生靈非藉重鎮臨之不足挽波靡
而振聲威節據該府縣申議五山為羣賊窟藪謝村當
五山四路要害要將謝村建造叅將衙門一所就請潯
梧叅將每年夏秋駐劄蒼梧冬春移鎮本堡以藉防禦

以重彈壓等情就經轉行查議間貴縣於左江為一隅以一隅弗靖遽移叅將鎮守見謂稍涉偏重但叅將駐鎮無常視地方緩急往時急在大崗則移鎮大崗今大崗平而五山急則移鎮五山三里永寧等處皆已行之潯梧獨不可移鎮為虎豹在山之勢况五山弗戢將出沒於賓來武遷四州縣而牽動左右兩江此非區區一貴縣之憂也謝村形勢利便相應如議建置叅將衙門一所鎮城一座敵樓營房稱之叅將不必拘定冬春有

事常川在彼坐鎮相機計處無事以兩月巡歷一次整
擷器械簡閱軍兵控制既嚴觀聽一新蠢爾小醜桓桓
叅將臨之而有不潛蹤歛息者此必無之理勢矣除創
建合用工料磚石等項銀兩堪於貴縣庫貯料價內動
支駁行該縣覆估另造冊報外再惟叅將開鎮一方例
有中軍或督備官一員隨住操練況本叅轄自南太至
潯梧信地寥闊豈能匏繫則督備練兵官更不可少相
應請乞添委督備一員常川在堡防禦訓練附近營堡

一切會操會哨俱候叅將條布之後並聽督備節制庶叅將牽制無虞而地方專責有賴伏乞上裁

一碁布營兵以聯聲援 謝村為五山腹心增兵開鎮亦足抗拒遠近但自謝村山以內為賊窠出沒要害寥濶數百里山以外為貴縣藩籬亦百里而遙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若非碁布營堡羅列犄角卒有緩急安能竭蹶數十里外追截策應該本道會同李叅將議得謝村鎮城重堡合用募兵七十名梧鎮土兵一百名向武所軍

三十名居中調度練兵督備領之自謝村迤西北十五里為馬鞍山堡通武宣古毫來賓南四白牛則五山後門也應照原堡守以募兵四十名稍折十里而西為元村管束廖源鵝懷山口通來賓遷江公差捷路則謝村後門也應添小堡守以募兵二十名又折而西為寨思堡賓來南四六象山口遷江崑山口兼制中里賊村之要害也應照原堡添守募兵二十名又迤而南為定藏嶺控制馬羅疊址交通五山之門戶應添小堡守以募兵

二十名通前馬鞍山村寨思四堡領以官一員又自謝村迤東北四十里為金箱堡則南四古毫武賴交通龍山之門戶也向有覃柳耕守之狼兵一百四十名在焉應照原堡而以向武所之餘軍十三名協守之稍迤而南為大器嶺龍山五山之通衢也一以控山東山北蘆荻等賊村一以保固郭西北郭東善村應添一堡守以募兵四十名更查郭西狼兵二十名協守之通前金箱共二處領以堡官一員又自謝村以漸南達貴縣十里

為黃梁橋上應謝村下接北霸應增小堡守以募兵二十名三十里為北霸墟則羣賊窺視城廂要路營衛謝村之大要害也應添大營以守募兵五十名梧鎮土兵一百名稍橫而西為窪笠堡荒僻深阻為各賊窟藏埋伏之區密邇思簡惡村向以山北狼兵六十名越境遠守無裨防禦應照原堡守以募兵四十名而折北之佛子山即着落山北狼兵六十名守之通前黃梁北霸窪笠共四處領以堡官一員而又於沿途各處大路高埠

去所或七八里或十里置立茅亭墩臺就於鄰近營堡
分派募兵晝夜守望十日五日更番亭內置牌編寫輪
定更番姓名以便查點遇有警息各堡及墩臺放銃鳴
鑼傳報策應四路追截怠誤者以軍法從事我之綦布
如林賊之窺視自寢矣伏乞上裁

一調撥贄所以實村堡 縣衛所同城共守所在有之但
有衛無所有所無衛未有一縣而所衛並建如貴縣者
貴縣地荒民獷建置誠宜有加但既設奉議衛貴縣所

迺又有向武所設在北門外查係正統年間因征交南
失陷調移貴縣見存官一員軍四十三名同貴縣所城
守差操及查先年建立各處營堡通融於兩所軍內抽
撥以三十名防守謝村以一十六名防守金箱往來更
番各軍不勝戍調之苦各堡未獲防守之用似應就將
向武所移置謝村趁今估計衙門之時中建叅府左設
督備廳右設向武所就令各官軍攜家住守堡內添用
營房官中搭蓋在貴縣有此所大似贅設在謝村有此

所稍資充實且張威嚴各軍就近防守可免調撥一移
置間不獨向武所之利亦貴縣所之利也伏乞上裁

一議處兵食以垂經久 五山應建營堡十有一處應借
調土兵二百名應召募客兵三百二十名而貴縣守城
之土兵與耕守之狼兵不與焉除調撥土兵遵奉明文
會同議詳外募兵三百二十名劑量阨塞但有可增並
無可減除舊額設現存兵九十名應新增兵二百三十
名查得貴縣原有防守城外東西北武濟四營目兵一

百零四名名為防護城池實供往來差使虛糜玩愒本道所親目擊該縣自有皂隸可差而守城議將借梧州土兵二百名戍守前項四營目兵似可抽摘五十名潯州府新撥耀武等營兵一百名掣回之日似可量留二十名尚欠兵一百六十名四顧無可抽撥非召募不可而兵餉安所從出貴縣業已加編今武濟四營及馬鞍營之兵皆是也無再加之理當百計節縮之際以一縣防禦之經費弗支而遽希冀梧餉即本道亦躊躇何敢

輕為緩頰但查嘉靖三十八年間議設貴縣營兵三百名續因地方寧謐裁減尚存一百五十名每年四季兵食全賴梧餉至隆慶六年知縣吳敬夫因餉請不繼見該縣開復田糧數多議請春夏二季在縣每名月支米一石三斗惟秋冬二季仍領梧餉四百零五兩至萬厯九年知縣譚耀并憚秋冬二季之難請也見縣倉厯年積貯有米三千二百餘石并議以秋冬二季之原領梧餉者亦照春夏二季每兵月給米一石三斗彼皆糊塞

目前不復顧日後之倉米有盡而梧餉之不可再請也
自十二年來水旱相仍倉米僅支春夏其秋冬幸復前
規仍請梧餉二十一年始奉文以該縣兵食不得仰給
別郡停止梧餉議於該縣丁米加派矣今加派之外又
增兵一百六十名歲費餉銀八百六十四兩計無所復
之就使該縣原無仰給梧餉之例勢不得不權宜變通
况一百五十名四季請給之成案具在又况防貴縣即
所以防賓來武遷之四川縣而控制兩江梧餉為全粵

計非一郡計今日五山多事似不得以旁縣拘攣秦越視之矣相應請乞俯念地方生靈坐支梧餉每季就令叅將領請會同該縣散給庶各兵可免枵腹而星羅之新堡可垂永久矣再照貴縣隆慶年間大征古田議抽本縣民款七十二名共銀五百三十二兩零每年解助古田又近年以丈量溢額名為丈復加徵糧米二千八百石零奉文議允將一半計二百三十八兩解司改充右江兵餉通前項共計銀七百七十兩零倘貴縣不宜

仰給別郡則貴縣協濟別縣之銀應免抽解即以貴縣之銀養貴縣之兵而以梧鎮之餉改補古田右江之餉一轉移間似無不可未足九十四兩不得不另議派補又無已則該縣舊有船稅銀兩係每年粵商往來於各埠收糴稻穀計船大小為稅多寡大者七八兩小者三四兩歲入約可八百兩近歲曾一議革但自好者似無濡染而襲故者仍為常例議者謂即盡革之利歸於別省客商無益於本縣齊民彼以販糴得厚利稍仿逐未

之意薄稅之非無名且於商無損與其懸空名草之而
樊孔益甚不若以定額稅之而兵餉有賴減其半尚可
抽銀五百兩可養兵一百名此則地方僉議攸同署縣
亦曾毅然以此揭申本道而未敢輕為之轉聞也伏乞
上裁

一嚴簡閱以資實用 竊焰兵之勇怯何常視簡練何如
耳挑選必精訓練必時衣甲必備器械必利不以一日
虛營壘不以一月虛較閱如是則技熟技熟則膽壯見

賊未有不爭先斬馘投之所向無不以一當十謝村自建堡後非盡無兵也率市井無賴焦頭爛額之輩與無兵同一敝絮即衣甲一鉛刀即器械堡官與之猫鼠徒寄空名冒餉從未到堡何知守堡從未見賊何知殺賊相沿玩愒雖調掣藉名累千百何益方今營堡更始觀望一新之會不申嚴令甲更待何時相應請乞霜臺將堡內簡閱事宜鼎立規條凡召募非膂力强壯如新奉提石事例解赴叅將府親驗者不得收非移家口住坐

堡內者不得收收堡之後某銃手某刀鎗手某弓弩箠
箠手籍記之督備官每月會各堡併操于謝村演武亭
叅將雙月點視臨較之其有脆弱屢較不堪者汰革召
募其協守軍兵不時點閱毋容曠役耕守狼兵即不得
比於募兵操練亦宜督令整棚器械遇警聽候不時調
度聯絡如林之堡鼓舞超距之卒威聲日振勇氣日倍
將不待執訊馘醜而賊且消弭股掌間矣伏乞上裁
一慎簡督領以裨撫禦 竊照謝村雖議設叅將坐鎮而

叅將顧盼南太潯梧之間非可以常鎮謝村者則督備
官從中調度節制無事訓練犄角有事聯絡策應若首
尾之相顧身臂之轉運最宜得人即各堡官皆以一官
兼數堡備禦之責以一堡兼數處扼塞之防非如向之
厯厯一隅可以糜食庸流坐守者所據暫管謝村指揮
鄧延動應改委署管奉議印務并兼內外捕哨外查得
馴象衛指揮易懋勛撫循思孚挾纊厯注智裕迎機馴
象去貴縣接壤堪以委充督備奉議衛指揮孫文斌雖

當蹶蹄之後不忘枕戈之思自願矢心蓋愆應將黃梁
北霸隆笠以及佛子何龍峽口一路險要悉以付之奉
議衛指揮沈遷喬地險向已涉歷年青正堪鞭驅相應
行委督同把總廖世傑照舊管理馬鞍寨思并元村定
藏象山口諸要害悉以付之自金箱達大器堡則倉官
黃赤向以撫犗効勞為犗所孚信宜暫以付之俟有官
另議仍乞霜臺印嚴遠近營堡各宜同心戮力共圖勦
勦毋以異同生嫌怨毋以疎節生猜忌敢有偏拗玩誤

致墮事機憲典具在再惟五山誠盜藪亦緣往昔堡官
貓鼠奸民朘剥激之本非賊而誣為賊本以同名非賊
而誣為賊罄彼貲聚係彼牛馬稍不厭拘其弟男拷掠
淹禁至死各獐含冤積忿視赴愬又不啻叩九閭則惟
有拿人喬當倒牛邀黨報復耳仇殺不已則今日之撫
獐轉盼即為他日之叛獐聞之五山謠云若要五山平
不用愛錢人迄今貴縣家傳戶誦之仍應請乞宣布禁
諭張掛墟市督備守堡官但許操練營兵不許擅受民

詞敢有仍前擅詞滋擾剥夷起釁者聽兩道及該叅訪
實申究重治有能防禦不懈撫戢得法者破格優叙庶
賞罰明而各官蹶張之氣自奮委任當而五山不戢之
徒自斂矣再惟各堡介在窮山絕谷木石之與居而豺
狼之與鄰既責之以振肅復求之以安靜未有今之裹
糧入山而一切硝磺文移紙張之費令之捐貲從事者
查得大崗各處領兵官日支廩給銀六分即隊長月支
銀八錢或七錢五分不等各官勞苦更甚似應分別酌

處督備官日支廩給硝磺紙張銀八分各堡官日支六分間有協守把總視堡官半之其客兵月支銀四錢五分無容別議但兵無頭目孰為統領今即不另設隊長在謝村北霸二堡應設頭目二名餘堡各一名月支銀七錢五分以便責成此皆再三劑量無從節縮非獨稱事之常亦藉稍作任事之氣耳應增廩銀約八十兩亦惟梧餉仰給伏乞上裁

平丁改善後議

一新建置以圖久安 竊始丁改介在新化嵎峨之間新
化近而非轄賊且扼吭拊背易視之嵎峨雖所轄而遠
在百七十里外鞭長不及馬腹林箐深阻山崖險絕賊
乃得盤穴其間剽刼虔劉以有今日及茲蕩掃之後若
不收彼幅幘更議新治洞胸達背為一勞永逸計將殘
孽復萌餘燼載然不過十年之生聚必成三窟之狐兔
竊慮異日後事安知非今日前事哉博詢羣議共稱平
甸鄉一望沃野堪以建置職於本月二十四日以單騎

披蒙翳冒荆棘親詣彼處周遭賊窠勘有平原一片土
名洪本源四山環抱一水縈迴負陰面陽如垣如帶詢
之上著備歷道里由丁苴而寧鮮而寶秀則三日可抵
臨安由灑衣憂而擺汎河而怕念則日半可抵嵒峨由
麻栗灣牛租白而陽武則沅江商賈通衢而普應春所
私抽分之地在焉南塞沅江之睥睨西資新化之仰給
形勢聯絡首尾擊應誠於此處開拓新治清割據之土
田撫流散之盜弄使百年四塞之淵藪為四通五達之

隩區豈惟五郡縣永無腹心之虞將奸宄化為善良草昧易為文物百年長利在此一時矣再惟新化州距平甸四十里設在荒焦不毛峻嶺之巔隔山規水而飲厓同夷寨城以內無一土著城以外無坵畝儻新治之往來既便耕作復饒人情誰非棄險即夷棄瘠就腴者新化直空國耳議者謂即胡不以新化州移之新治而新化舊治留州同一員撫禦摩沙諸夷歲編之經費可省官吏之建置甚便兩利俱存不過一轉移間是亦一便

也

一定官制以節冗濫 竊照開疆拓土未有不張官置吏
官吏設而俸糧柴馬下逮門隸胥徒工食之繁費具矣
新治雖稱廣且饒而里甲編附未定新造仰給不貲一
一取之常賦勢必不繼看得新化岷峨兩州縣厘厘彈
丸新化有知州吏目二員又設州同知一員岷峨有知
縣典史二員又設縣丞一員此兩員即徵新治建設議
裁固不當在武定元謀之後合無於新化裁州同於岷

峨裁縣丞即以州同縣丞之冗濫就中裒益為新治知
典之歲供有增官之益無養官之費繇來建置未有若
斯之省約者顧議者謂終不若移新化於新治之尤約
也即縣丞之餘又可為他罅漏之補塞矣

一撫殘孽以實疆宇 竊照丁改醜類雖經大創漏刃尚
繁有徒然向具衣食於招壩田主稱百姓以田主驅百
姓非脅從乎脅從罔治况彼退無鼠穴進失巢巢一二
脫逃渠魁尚爾潛伏棄之即為盜招之即為民耳誠及

今大兵撤後逮下招安宥以不死仍選委佐領如東路
則經歷葉方嘉西路則州同游良鑑各率所部土目如
祿友學普濟等分投安插即以撫戢之多寡安插之當
否驗二官之勤能平定之後覈實優叙則各官無敢不
竭蹶爭先既足消弭隱憂又可填實疆宇異日之狐兔
必為他日之馴良矣再惟殘孽可撫渠魁追捕不可緩
異時羅雄之役元兇就殄餘黨就招州治已建止緣誤
收七奴遂煽亂若弦上矢今建築之官久住山間可見

夷民信舊主不信官約脫一二漏殄首惡乘間發難此
新附職為亂階耳即旋撲滅所損亦多宜將有名未獲
首惡切責將領懸賞搆逋嚴諭委官於招插中多方譏
察挨緝以為不必然之防雖杞人之過憂實往事之明
鑒

一清土田以度經費 竊照有邑則有費未有不度土田
多寡而可定經費盈縮則覈田宜亟講矣往兩粵若羅
旁八寨所沒賊窠田率招民占籍承買不歲月而東安

西寧等邑遂稱殷富獨滇中議充官田以鄉總火頭領之歲收子粒輸官久之展轉埋沒不投獻於勢豪即變賣於驚驚今丁改諸賊首坐而食不稅之田皆是物也宜委能官分丈計周遭土田若干一歲經費若干而輕重盈縮之肥腴者召民占籍承買稍硤瘠者訪往昔哨舖冷飯田及武定鳳氏故事就近分撥哨舖准作月食夫以民田派編里甲甚易以官田派編里甲則難歸諸官則佃多貧民鬻諸民則業多富民與貧民共邑孰與

與富民共邑此尤彰明較著也再惟各村寨內曩者總
鎮一二私莊在焉捐賊之日久矣其在今日必不至覩
顏希冀舊物遲之一二年豈惟得隴抑且望蜀不至席
官田而兼併之不已兼併其小也驚驚如施得臣等夤
充莊民為逋逃藪有司不能制而負嵎之虎如故矣覈
私莊而歸之惟今日不私莊而官田所為斷決根株亦
惟今日

綏交上三院揭帖

黎夷黎早用等同差官於是月初六日赴道將見時莫
敬恭亦遣夷目阮諍等具文乞救兩造既具職即以先
日所得莫情詰黎復以所得黎情詰莫一面差官押送
黎早用等出關諭令照檄內事理回報一面將譯審過
黎莫情由及申請委官詰勘具詳間忽捧密示仰見體
國安邊長慮妙筭今日中朝物力未必能制黎夷死命
乘其乞哀求附因以許之使荒服之獻珍如舊中國之
體統常尊足矣何必過為推求滋為厲階黎求我非我

有求於黎原未諭以縛身請死即諭之渠未必疑畏請死虛名也請封實利也以請死之虛名得請封之實利想金人代身南關繫組莫登庸之故事彼所禱祀以求所難者安插莫民追奪王印誠如明慮黎得滅莫不遺餘力但彼急在請封或照漆馬江例姑陽許我以得封號召國人而徐圖莫無噍類我不能禁也至追奪王印聞彼中以國王行事不以都統行事以銀章脩貢獻以金章行國事奪彼印如奪彼國恐未必俯首聽命是在

霜臺疏請時調停之耳。廼職竊有過計。兩夷構爭於利。害輕於事體。重霜臺主持藏之石室。即為後代瞻仰。均一篡黨也。較目前莫為獻珍之貢臣。黎為擅殺之叛臣。追往牒則祖宗以來有積憾於黎。無深憾於莫。袒莫不失治亂持危之意。袒黎有與亂同事之嫌。使莫氏殄滅盡絕。逃竄無蹤。交南土地人民不可一日無主。章皇帝且罷郡縣而授之王。何難於今日之都統。但今日高平山之莫尚非漆馬江之黎。其宗支未盡殄。其人民未盡

離其請援之文絡繹不絕于道即所差來阮諍等職面
請之皆能援筆畫地義正詞辯有如許黎之後而莫函
封伏闕將更處之乎抑置之罔聞乎竊意黎早用等已
親領檄內許彼回話又親見莫夷之差現在請救即日
必叩闕復來而莫夷所差阮諍等即日遣回諭令莫敬
恭叩闕親聽處分承委官員當以興師擅殺再三詰黎
俟其輸情服罪以金身繫組明諭之一一如當年故事
不少假貸而詰莫也首以內亂招變自作之孽折其心

既以審已量力不可為之勢論其意使之其心得保一隅奉如綫之宗祀為幸則黎氏襲封之請於大義有名於大體有光照遠邇垂簡策有辭矣

又

黎夷恢復之名義甚正間闕之歟誠甚真此而固拒之或深求之使彼負怏怏以去異日毛羽既成正朔不供中朝棄之既不能處之又甚難而追咎前日之謝絕者其何說之辭所費處者莫氏稱貢六十年一旦敝屣棄

之當日勢在莫則與莫今日勢在黎則與黎書之史冊
傳之天下後世國體謂何黎可許而莫氏子遺之緒無
論死灰之然與否當有以安插處置之耳至如今日詰
責黎維潭之罪狀與莫登庸之故事原自不可同日語
何以故執登庸之罪與黎利較則黎利猾夏屢抗王師
戕我重臣黎重而莫輕執維潭之罪與登庸較則交南
土宇係黎氏舊物當日登庸為篡奪今日維潭為恢復
其不可同語者一登庸未降之先絕貢路二十年世廟

御極詔使已不諭而返僭號紀元張官置吏且以位號私禪其子莫方瀛而黎維潭無一有焉其不可同語者二登庸為黎寧奏發尋為大慶事世廟震怒遣大臣重兵壓境登庸乃震怖請死黎維潭首事即具夾板申款天朝未有寸鏃尺矢之加而彼遣使蹈海願得稱貢內附此不可同語者三職細度理勢已密授委官臨機操縱有如彼悔罪肉袒一一願如登庸故事幸甚脫彼以情罪不類哀求減等或止請死不願代身不妨明白為

之申雪方便轉聞大都將欲與之必固抑之將堅彼恭順之心必折彼桀驁之氣即為莫氏安插計亦不得不爾捧披憲札竊有符合祇奉周旋當不至大舛悞矣

綏交諭督備吳懷仁機宜

照得黎夷以恢復請封之名義甚正間關浮海乞封之勤款甚切乘機邁會可許不妨許之但彼祈詞雖卑雄心正逞頃以兵衆驚我邊土雖云追逐莫夷意在張彼聲威將欲許之必固抑之將堅彼共順之心必折彼桀

驚之氣況黎氏封貢可許莫氏子遺宜存本官臨闕會
同委官首先究詰黎氏原無子孫黎諛黎應向稱故絕
今黎維潭稱係黎氏子孫係何傳系有何證據據莫敬
恭等稱係鄭松假冒松於黎係何親屬是否將鄭冒黎
就使維潭的係黎派無異通國臣民推戴僉同莫氏稱
貢天朝垂六十年維潭光復故業自應披瀝伏闕哀請
安得興兵擅殺掠地攻城頃復故縱回兵蹂踐我土司
大失藩臣之禮宜伏不道之誅天朝所不即興師加討

念爾首事即具夾板申欵頃復差使間闕問道而來情
詞懇切而土司申報未委真確姑垂寬宥暫從勘結看
得先年莫登庸雖嘗竊國擅代其於黎氏子孫未敢公
行屠戮非其力不逮也亦惟是天威森嚴毋敢專越一
經聲討不勝震怖親率弟男小目耆士人等素衣繫組
脫履跣足恭進代身金人匍伏請死今維潭擅擁重兵
深入京都戕殺莫茂洽等又追殺莫敬章等恣彼兇殘
罔知顧忌論罪實浮於登庸請死豈宜稍逭於舊典天

朝方大一統無外之仁不令一物失所莫氏係我貢臣
豈忍使之播越盡絕在昔黎寧寄縱老嫗尚有稱為阮
姓者一蒙天朝矜憐登庸即割漆馬江廣陵等州寨聽
黎掌管恐後罔有違詞往例現在今黎何以存莫交南
奉有欽降銀印維潭以未奉成命封職不敢擅用意似
恪恭不知捨銀印而用偽造金印反蹈僭踰在昔交南
混侵欽州貼浪等四崗一經切責登庸即時退還歸隸
欽州今維潭何有於偽造之金印宜即時封還以明初

心此詰黎大都也請死虛名請封實利更得一的當通
事就中調停開諭之此之詞嚴義正諒彼輸情服罪倘
一一如當年故事而處莫還印惟命是從庶幾事體萬
全勘官與有勞施脫彼以情罪不類哀求減等或止請
死不願代身或金印吐出別有飾詞亦須諭令懇雪通
暢策斯下矣是在勘官隨機應變至莫氏前遣發阮諍
之日本道曾口詰之又手諭之變不虛生孽由自作既
不能捲土重來便當審已量力藉今日天朝之威尚可

存不絕之祀若復執迷毋致後悔聞彼所恃逋藪在龍
州土司不知此豈長策勘官亦須破口諭之并諭土司
再惟前項事情關係重大本官職在督備視同勘文職
責任更重宜盟心戮力不得參差偏執異同以誤大事
又交夷多疑聽信土官及生事造言者或乘機嚇詐或
乘間阻撓宜多方隄防至物議易滋前轍可鑒本官尤
宜敬慎杜絕以光昭天朝正大之體肅將三院嚴明之
法則本道推轂為不負而本官聲稱此為赫然前茅矣

檄交南國黎維潭

自古稱忠信可行蠻貊何獨驗之交南不然豈以本道
跋涉邊關望望然來者哉為汝去夏之乞款甚真去冬
之乞限甚懇汝雖急于復讎擅國其於順天畏天之敬
恭凜凜也以故本道蒙委勘處不難披衷開誠為汝國
宥舊罪而祈新恩亦將令西垂賓服不致冒天威煩王
命如往日重兵壓境故事則本道有大陰德於交耳處
分條件皆先朝成例非強汝不堪該國亦既唯唯惟命

臨勘尋復中變天朝以忠信施該國以狙詐應便當率
屬閉關東還關一閉不復通本道一還不再來已又念
該國方哀求稱藩何至自悞事機豈當局自迷未有以
天朝之大威德大體統剖判告爾可原者包荒不遐不
可者纖毫不假無用此觀望嘗試為也茲特促爾衛官
范彥同通事前來親奉手檄回還該國布諭知悉就中
體念已無遺情其欣然順命永綏爾爵土惟今日其驚
然逆命自絕於覆載亦惟今日

一黎氏失國垂六十年一旦欲光復故土再定永世稱藩之典不親赴乞恩而委之族目乎汝有擅殺貢臣之罪不親赴乞宥而委之族目乎今日之請封為誰他日之蒙恩者為維潭乎為族目乎開闕之日匍伏龍亭赦罪之後許汝為藩臣朝廷自有待藩臣之禮不汝貶損也汝或以意外可虞前諭詳矣許汝陳兵入衛其速依候命甘限星馳前來

一繳還金印據稱黎諛播遷清化真印失落於理可信

於情果真乎該國倘遂封款自有頒降新印諒不固執
舊物但前首事所報夾板文書用安南國王之印何印
也三院前已具題不便奏銷昨候命官俱稱描摸權用
情愿送出今即以描摸印繳進見爾恭順真印失落緣
由取結狀聲說具報

一恭進金人代身據稱莫氏以僭篡煩王師宜有代身
黎氏正派恢復與莫事體有間是或一道不思莫氏襲
封六十年朝請不絕於道是天朝之貢臣也該國即托

之恢復自應披瀝伏闕請命輒自興兵擅殺并其族殲
之人臣無擅擅則不救得代為幸尚可妨命乎且代身
非獨自登庸始屢朝有之今日獨無有如天威赫然駭
詰令執奏何以為辭查得前次金人俱造成囚首跪縛
綁獻之狀該國之罪視莫輕重有間即作俯伏乞恩狀
鑒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匍伏天門恭進代身
金人悔罪乞恩字面庶幾仰霽天顏三院亦使為婉曲
轉請該國得藉手函進表文計孰便於此者其速圖之

一安插莫氏據稱天朝許黎諲於漆馬江居住莫氏叛
臣不得比漆馬江故事是又一道不知荒服君長何常
予奪惟朝廷命之必如來云莫氏叛臣在昔黎利亦叛
陳者天朝胡以并安南國授之乎頃天朝不以兵助莫
而反禁土司不得為莫逋藪意可知矣所為必以一隅
存莫祀彼實累世稱貢胡忍棄之如遺則天朝一視同
仁之體宜然莫氏處分未妥三院亦未敢遽為該國代
奏此非獨為莫計亦為黎計况稱莫氏已無蹤跡分割

亦屬虛名正宜將順何必固執其速圖之

檄交南亡國裔莫敬用

左江兵巡道諭莫敬用爾以窮乞援飛鳥依人人猶憐
之況爾脩職貢有年乎但今日安南之土宇原是誰家
之故物變不虛生爾莫茂洽之喪國殞軀以內亂族屬
臣耆之甘心投黎以內應天朝即有持危之仁安能挽
爾自作之孽順天者存惟理與勢果人心未散聽爾厲
兵秣馬為捲土重來之計若大勢已去宜及時審已量

即縛獻南國夫報國恩孰有加於重國體者哉汝耆目其披宣本道惓惓毋得有所隱約方視師昭潭且無暇具卮酒勞汝特茲布諭

諭歸順州土司

汝州官目亦知禍之在旦夕乎泗城岑紹勲結連上映尚許尚惠情愿興兵擒拏黃篤豈真有救護鎮安之心意在借兵威掃除黃篤送舊目韋瑞等還歸鎮安以侵吞鎮安之地因而攻奪爾歸順私占鎮安之舊地報汝

汝以皓首伏闕銜恩南還萬里無恙固天朝之覆庇亦
汝忠誠之昭格聞汝抵梧深慰懸注茲特差舍人王建
立同汝從人阮祿阮金梳往汝國催督象馬前來迎接
防護勅印汝其啟知汝國主母後時具交領勅印及奏
繳舊印疏草來聞天恩深重天威震肅整點毋忽略至
本道綏懷汝國三年來披肝露膽不欲費汝國楨榔半
啗啟關之先曾與汝國主誓皆爾通國人所共覩今爾
國大事已成恐漢土流棍復假餽謝方物煽騙汝國其

國憲本當傳令指名擒拏念或昏愚無知近方有事調遣姑行申諭夫人非至愚未有不思全軀保妻子享有其爵土者偶緣一念差悞走死地不顧今本道不惜開誠布告其各回心易嚮審度事勢保守世封但使邊塵不揚汝等尚亦有利若貪小圖而忘隱禍逞狡謀而隳成功挾私讎而敗公事縱能詭飾於目前旋當敗露于事後天憲具在雖悔何及

諭交南夷使馮克寬

力存不絕如綫之祀漆馬江故事具在天朝尚能為爾
圖之其早自裁毋貽後悔

檄土司挑邊釁

交南黎夷叩闕乞款題奉欽依事理不獨綏戢遠夷亦
所以安殘莫而杜邊釁也迺爾二三土司要得侵軼夷
境百計揣亂或流言煽播或借力梟張或陽為聽順陰
為狡險不揣土司豈逋逃之藪夷地無久侵之日名為
護莫勢必殄莫盡絕而邊釁且無寧日何物么麼敢蔑

與田州結親之新讎也而又藉口仗義執言且揭汝歸
順黨惡助逆為聲罪處爾之張本夫泗城有得地之利
又有討逆之名汝歸順有失地之禍又負黨逆之罪何
泗城之智汝之愚泗城之巧汝之拙也今黃篤怙終不
悛奉三院牌無不拏之理本道又不欲假手於泗城落
其計中特密諭汝汝便誘致黃篤就近擒獻以塞泗城
之口絕泗城之望以白爾官目原無黨惡之心使鎮安
不至塗炭上映尚許尚惠亦絕念於開州鎮安亦當感

汝不淺汝官目之功孰加焉本道當備彰爾勤績聞之
三院特加旌異現屬之土地長為汝有是汝州官目之
功與利與名俱全也汝其亟圖之若汝執迷觀望則泗
城及鄰土之兵不得不用汝必不能抗令阻截而鎮安
在泗城掌握又當中請移處鎮安之兵并處汝歸順汝
之禍不知所終周瑚等且不保其軀命汝其熟思之母
自失機會讓功與泗城而又自貽後悔特諭

諭思明府土司

本官父子遠赴南邕奉本道嚴阻不得一見而返又遣
頭目護送至三江其不恃德之意良蒸蒸厚第本道一
腔心事矢對天日本官宜體亮之茲遠行通省長夫未
收分毫而可受本官白米千石之餽乎且本官又欲差
人護至本家是使人重疑本道也茲於三水遣發各目
回還一應奇南交絹交草沉速俱不收受白米俱盡行
發回本官照數點明收入夫本官父子實有勞於封疆
本道方愧叙不酬勞而惓惓以本道遠行為念豈非土

司中之敦詩書而有情致者哉但聞本官二子近有閱
牆之隙本道深以為慮宜及早教誨曉以大義至情從
來上官兄弟相仇未有不兩敗之理令渠各熟思之長
幼名分已定何釁爭之有此必奸目挑弄宜盡法處置
之母為積仇鄰土所笑

平播條議機宜

兵將部署 繇來師出以律必先兵將哨道綦布哨道定
而後人無觀望事有責成兵之多寡可得而裒益饒之

多寡可得而會計也相因通計點兵若干名點之進兵
哨道幾何路點之防苗防播隘口渡口之應把截及府
衛縣之應城守者幾何處某隘渡用某枝兵幾何某城
守用某枝兵幾何一路出龍泉司進板角抵湄潭以某
漢兵若干土兵若干合漢土若干某將官督領之一路
由興隆抵黃平由平越抵牛場會草塘司合攻四排渡
疆界河抵西平以某漢兵若干土兵若干合漢土若干
某將官督領之一路由養龍渡烏江分兩翼一出紅邊

河渡一出苦竹黑堰塲沙溪會衝新站以某漢兵若干
土兵若干合漢土若干某將官督領之部署既明事權
歸一將知兵兵知將係漢兵責令及時操演係土兵假
以便宜約束一切攻守之機宜險夷之偵探鄉導之購
募不事督責將領自當身任之矣

偵探險夷 兵先地利阨塞阻險即庸將能譚之今所畫
諸圖說豈不犁然第恐道路之傳聞紙上之傳寫未有
身履其地目擊而熟籌之者也夫按地圖索地形就中

雲山不知幾萬重，括片紙間已不啻隔壁畫。真況所圖又未必真是，以三軍之命倖倖也。部署之後，應行各哨將官各自採探，要見某處可立老營，積草屯糧，自老營移某處可立連珠子營，關嶺險峻，彼所必守，我所必攻者，何處？此外有無間道，可以出其不意者，何處？或平坦處，別有岐路，埋伏賊可衝突，我或邀截我糧餉者，何處？或浮橋或津渡，彼得半渡擊我者，何處？某坦夷人馬通行，某阨阻人馬單行，某處林木蓊翳，宜防某處賊屯。

劉受敵宜防備細採探明白各將本哨與隣哨相近地形細繪一圖以報庶要害具在目中而長驅必無失事矣

聯絡策應 哨不分不足以牽賊勢分哨多賊且乘我單弱併力一向使一哨隳諸哨披靡所恃者惟聯絡策應耳法稱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稱首尾交應者非獨本哨前後自相策援之謂也又非獨黔哨與黔隣哨自相策援之謂也如平越哨與黃平哨隣黃平哨與楚

偏橋哨出湄潭者隣偏橋哨與思石龍泉司之出板角
者隣龍泉哨即隣蜀之真州哨真州哨即隣蜀之安穩
哨獨烏江距隣哨遼隔河渡沙溪之兩翼在焉部署兵
將之日亟應宣布軍令但遇一哨有警左右隣哨交應
有敢指稱各守信地逗遛觀望定照臨陣退縮例處治
別項功次不叙庶三省營衛若常蛇人心益固而兵威
益振矣

分投委任舉大事非一手足之力大將居中調度者也

分道並進則有督領之偏裨焉異時叅遊督領必有標
下親兵有把總率哨官哨官率隊什長各兵士毋敢退
縮亂行誠紀律嚴而身臂運也點省將領向以賞誅安
所得哨把預養之以備緩急今所領又屬土苗驚然不
習之兵脫使親把無人臨陣孰為約束應亟行各將領
或於投克或於附近衛所聽其自行選擇即如每哨必
有督陣官有高招手有塘報有掌號手皆須揀選強有
力膽智過人者克之仍先以選過姓名冊報再惟每一

路合用府佐驗官一員糧賞官一員紀驗不過辨首功
杜妄殺與得贊決機宜糧賞則握鎗銖拮据輪蹄尤極
繁瑣此外每哨合用賢能首領驛巡雜流各四員以備
差使收支押運等項之用與其更置於後孰若慎擇於
先

料量糧運 糧餉三軍司命黔中收積禾穗幾何舟楫不
通有銀無處易買無論辦餉之難卽運餉分撥良亦不
易今所發銀兩收買及扣兌倉糧賑田稻穀約米一十

一萬七千有零以六萬兵計之可足四月之食宜委官就近盤量萬一止報虛數或那借別用臨期悞事雖盡法何益兵難遙度脫振旅未有期則三四月間正當青黃不接臨旱無從得井似應以半年為率未足之餉急行產米地方收買寧使備而不用毋至用而弗備仍預備乾糧每兵常帶三五日以備緩急至如運糧人夫每米三萬石連運夫食米即用運夫萬名更番折筭亦不下千名應計某哨兵若干合用運夫若干自內地運至

老營自老營運至于營作何更番作何編派行糧作何
支給或用包袋篋簍作何置辦應用馬料魚鹽一併計
議停妥庶兵無枵腹士皆宿飽而克敵可計日矣若乃
剗營移營先期約會某處預兵接收某處預兵押護逐
程計筭交單畫會臨期另行申飭

繕治器械 器械不備以卒予敵但係軍中需用無一不
當備者除鎗弩鳥銃百子銃三眼銃鉛彈等項分發置
造外其最急者賊主弩箭衝突列陣必挨牌在前合用

木挨牌二千面兵用選鋒五千合用棉甲或絮被五千
件腦包五千個賊用馬兵馳突合用斬馬劍刀撈鉤一
千把賊據高用滾木滾石我仰攻合用竹牌高八尺濶
三四尺一千扇劄營亦用之刊木開道遇林箐需斧尤
急合用大鐵斧一千把鋸五百張每日刈薙移營營必
開溝及用竹木為柵為立馬椿合用鐵鋤鐵鍬鐵鎌鐵
鑿各五百件每十兵約一鍋除令各帶外合備用鐵鍋
二千口至如火箭合用十萬枝火籠一窩烽各一千籠

火繩稱之師期已迫請乞應收買者分投收買應製造者分委製造仍委能幹官一二員查點稽驗庶事可集於不日蜀朝犄點夕角之矣

演習火器 首兵有死之氣我兵懷生之心長鎗副刀滾地奔馬而來自足令人辟易兼之夜半黎明陰雨乘我不戒或劄營未定疾馳衝突我兵所恃衝擊獨火器耳火器造作不如法與無火器同若放打演習不以時烏合擾鋤之夫立鏡礮烈焰之下星犇電閃既以魄落膽

戰而又大敵在前手足荒亂不過高如起火射天則過
低如飛鼠入地或賊未到而先時發盡或賊已到而棄
械却走甚至放鳥銃而頭內顧不照星則雖火箭火籠
一窩九龍以萬萬數何益應及時分行各哨分委把總
選擇膽勇兵士銃手每日樹箭把聽喇叭聲為號勤習
演放先將選擇操演兵士花名冊報屆期弔赴省城會
演比試即以此定將領優劣則火器不虛費而摧鋒之
長技有賴矣人有言火箭萬枝四在營六在陣在營者

言習也而或者以虛費為慮誠使萬箭而得六千箭之用不虛費矣

預計師涉 蜀之隔播以山黔之隔播以水大兵經臨不渡烏江河即渡疆界河此其大者無論即經過津渡自水西陸廣下底小烏江婺川等處不知其幾若非早為脩備勢必頓師不前應行督領將官或所轄該道亟查應渡要道幾處或搭浮橋幾道或脩舢舨桐槽若干隻鐵鍊大纜若干條大筏大木若干根面板若干塊兼查

經過津渡去處有無埋伏阻塞半渡邀擊之虞先期揭報庶大兵免於留滯俾師涉若履平地矣

揀練選鋒 勁敵在前死生決于呼吸非有敢死之士稱選鋒誰能不少却誰能奮呼操擊先登故曰兵無選鋒與無兵同而此選鋒必非尋常一例之餉所得而使也照餉外省給九錢本省六錢於遠近均矣第令膽勇者與脆弱者同餉孰肯效死力與敵爭一旦之命似應亟行將領精選土漢中驍勇絕倫或克殺手或衝鋒放打

火器命中一面操練一面將姓名冊報近者聽候弔赴
省城會操遠者於附近司道比驗每名每月加銀三錢
但取精銳毋求充數即百人而得十人可矣有此十人
摧鋒破陣於前即百人皆勝兵雖照邊例雙糧可也况
厘厘數錢之增加也

激勵先登 繇來摧鋒克險當以先登為第一功首級次
之欲鼓舞先登當於陣前有即時破例之賞應預造銀
牌或三兩或二兩數百面預發軍前各兵士有能當先

破敵者督統將領紀驗等官即於陣前給賞另造督率
先登木牌若干面各漢土官督率所部克敵者亦即時
給與牌照一面馳報監軍類報以便題叙先聲一倡人
當勇氣十倍若乃逗遛退縮亂行返走者自有臨期之
軍令在

平播覆議機宜

兵將部署 查得烏江一渡由養龍渡江兵分兩翼一河
渡一沙溪會衝新站合用漢土兵三萬名緊關總隘四

處為鎮南關為塘頭為底小塘為平底關每處用把截
兵一千名內平底關隘路更多再加兵五百名繫關渡
口六處為大烽岩渡為小烽岩渡為三岔渡為魚塘
渡為桃子臺為河渡過江三里即尚稽內大小烽岩二
渡合用把劄兵三百名三岔桃子臺魚塘渡三處合用
把劄兵五百名河渡係播往來細作出沒之所又即近
所坪囤苗合用把劄兵一萬名總在三萬數內分撥又
議於普定安莊安南普安四衛每衛調旗軍二百名操

馬三十匹關嶺平夷安南樂民安龍等所每所調旗軍一百名操馬二十匹自撒阿落摩泥普市等所每所調旗軍三十名操馬三匹挑選入營之外餘宜積防守城等情隨准分守貴寧道手本內稱永寧赤水白撒等所界聯播地軍數不多烏撒衛已選五百名在省訓練俱難再調惟畢節衛應選一百名赴省練習及查各衛操馬先已分撥塘報烏撒雖有數匹寫遠不便喂養亦且不堪騎坐等因到司該本司看得烏江一哨去播親兵

甚近去隣哨援兵甚遠不惟省會根本攸繫亦土司觀望聲威所關分哨進勦連珠結營以及把截押獲等項合之見多分之甚少漢土之兵斷非三萬人不可今兵尚未集數難定執姑據紙上之冊報在上兵如雲南兵廣西泗城兵現調鎮雄知府隴澄兵羅龍吳洪等鄉導兵在漢兵除止兵及劉岱兵應留省會城守及擺圍差撥外如募兵標兵壩陽新舊兵謝叅將現呈請挑選屯堡兵俱應聽本哨分撥未足之數現奉明文委謝叅將

及先該本司行委中軍陳雲龍千戶楊希堯把總葉明
遠等犯官曹景偉劉加爵分投召募選鋒殺手至日覆
實呈請外其各衛所旗軍除臨播及畢節附近衛所應
聽彼中酌量調遣外其普定安莊安南普安四衛關嶺
平夷安南樂民安龍等所別無播警大征所在騷動各
軍豈得獨閒相應請乞督行兵巡道每衛調撥旗軍二
百名每所旗軍五十名前來以備營中搬運輜重防守
營壘之用每軍行糧照兵支給至如營中馬匹巡營哨

探督押轉報及各雜役騎坐一哨三路分班輪流每哨合用好馬二百匹應否調選各衛操馬如操馬不堪作何起取作何分發收買此皆軍次之必不可免者不及今議處更待何時亦乞速行該道設法酌議而又不獨烏江一哨為然也

偵探險夷 查得播酋以海龍岡為老岡以四圍邊界劄子因酋居中調度在川箐山關險阻必用永寧界兵再加大兵一萬由雷鳴鎮先進占據緝麻岡李卜牙出岡

二處牽制首勢使彼護防老固各路方可進攻諸路進攻俱遠惟獨烏江切近必探水西兵到沙溪進昌田驛抵落闊水劄營又必探黃平哨渡江界河抵西坪進龍坪抵桑木岷劄營烏江兵方纔搭浮橋奪老君關此關彼所必守應於烏江明搭浮橋暗於地名鹽倉壩建浮橋襲取我兵於養龍屯劄老營以貯糧餉催齊船筏移抵豹子坎抓探永寧兵黃平兵進至前頂地方川兵破篁山關將趨白石口烏江兵即搭浮橋左手逆流聯絡

結連珠子營自老營起立大峰岩至李必林橋頭黑水
緊要總隘四處緊要津渡五處用隴澄兵於黑堰上下
莊連絡結壘左聯沙溪營兵右聯雲南兵我兵又分一
枝自豹子坎老營往右手順流自狼飛渡馬渡至黃秧
渡險隘最多緊要總隘四處緊要津渡五處各用土漢
兵千名五百三百不等分割連珠子營方於鹽倉壩搭
浮橋渡兵亦須土兵預先暗渡搜山驗路倘有伏兵急
擊老君關上坡三里抵濫泥鋪泥深濫險宜防三里抵

石子埡路徑兩山窄險宜防過此方得平夷一里抵刀
靶水五里抵雷打鋪十里抵新站兩山叢雜左右受敵
十里抵長溪鋪十里抵大木田十里抵中莊鋪一帶地
方俱酋招苗拒守截路之鄉又十里抵播州司治兩山
勢雜慎防埋伏賺坑至於大糧須謹慎住劄養龍護守
等情到司該本司覆看得烏江一哨為省會根本重地
在各哨猶隣播之邊隅在烏江實隣播之腹心近據探
報彼方以萬七千土刻同心之苗拒我烏江若不抓探

各省鱗次夾攻而獨以附近一哨兵嘗敵輕進彼且并
力一向白石口之事可為前鑒蓋道有遠近進當有遲
速所為期會畫一不獨出師之期而在會哨攻打之期
該叅所議左探沙溪右探西坪以及川中簞山關畢集
方會哨齊驅非該叅一人之見而博訪輿議之僉同也
豈惟烏江即各哨宜然賊之沿途賺坑埋伏不遺餘力
或佯敗以誘我或開關以納我彼固欲我之一入不復
出也我兵得尺進尺得寸進寸若連珠之絡繹若常蛇

之回顧見可而進斯稱萬全必求萬全則惟鄉導塘報得人哉

聯絡策應 查得營哨聯絡則聲勢振揚烏江哨與左右隣哨相隔遼遠如豹子坎老營左隣與水西沙溪哨相去七十餘里與右隣黃平平越哨至河渡相去一百一十餘里與上下鎮南關隴澄兵相去五十餘里隣哨遙遠抓探不易策應為難必須密布子營接連左右二哨勢如常蛇首動尾應互相應援其接連諸子營應擇緊

要津隘去處相度地形分兵劄守再用連三手銃二百
門擇子營兩傍高山處所三五里間安置銃手一名探
兵數名遇賊衝犯舉放信銃時刻間可傳十餘里一營
有警各營并力救應逗遛觀望者照軍令等因到司該
本司覆看得營哨策應非獨衛人亦以自衛近之則本
哨自有左右翼擊左右應擊右左應擊中則左右交應
無論矣遠之則點哨與點之隣哨互相策援若烏江之
左沙溪而右平越也又遠之則點哨與楚蜀之隣哨互

相策援若龍泉哨之左蜀真州而右楚偏橋也隣哨有
警別哨并力應援即次功當以首功論畫地觀望者軍
令具在猶恐隣哨遼隔傳報為難倣擺山法設連三手
銃遇放銃頃刻可達委屬迅便除連三銃於器械款內
請乞製造外相應通行各哨遵守

料量糧運 查得師行糧從繇來未議兵先議餉未議餉
先議運就使地方露積舳舻相望猶恐一日不繼變可
立待况黔中之禾穗如珠糴買挖運之艱難千條萬緒

有意想所不及者若復計議濶畧臨期必至閣悞所關
繫豈淺鮮本司念至夜不交睫所有未盡未妥事宜合
再欸開呈請伏乞立賜批發守巡道亟行查議應買補
者買補應編派者編派即烏江一哨而各哨可知及今
料理亦似晚矣

一糧餉不敷應照先年征銅苗事發銀湖廣長沙糴買
水運抵銅仁小江登陸又發銀往辰沅糴買水運至鎮
遠登陸此卜思石糧便即運至平越已出無奈安得復

運之烏江查得烏江哨軍兵雜役運夫等項大約以三萬餘名為率每人日給市米一升以半年計之合用米市石六萬石相應請乞備將貴州以西各州衛之收買者與兌扣者查筭的有實米若干稻穀若干以市石折筭有無充足六萬之數不足應給發銀于安順等州產米土司及時買補稍遲漸且青黃不接米愈貴而買愈艱矣即所貯稻穀不及今磨米更待何時也

一定番威清等州衛屯住糧米係居城市關廂者每十

家朋夫四名居鄉屯客舍者每十家朋夫六名運市斗米三斗五升俱至老營為率法誠畫一但師行糧從運之太早烏江尚無老營無處停頓護守不免齎盜糧之虞運太遲恐大兵已集脫彼糧運未到不免枵腹之虞此中刻期猶然慢令安得運期師期同時應合不爽查得各州衛運道必經由省城出養龍似應請乞批行本道再行酌議應否查照糧米若干石應派夫若干名或一次運或作二三次運俱赴省城豐濟倉交貯然後由

省城更番運至老營合用押運把總二員防護兵一百名以免留滯以備疎虞庶兵餉之接應輻輳而老營之交收清楚矣

一派夫役各至老營為率未及子營此子營之糧又當以何夫運之又據謝督統議稱每夫一名領市斗米三斗五升該用運夫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名運米一千七百餘石方足兵半月之食此以一日運非更番次第也一哨內安所得運夫一萬一千四百餘名查得全哨軍

兵雜役運夫等項約三萬餘名每日約用米三百五十石每一運合用夫一千餘名以兩番更運間有事故逃亡不等合用夫二千五百名或增至三千名而止第此三千皆係長夫相應請乞批行本道再行酌議應否在各衛軍屯客舍抽派或就近顧募或量給行糧或照給工食則自省城運至老營自老營運至于營俱可轉餉不絕矣

一各州衛所買貯糧米守法者固多而奸頑欺公用穀

及碎爛粃糠攪和者不少運至官倉老營不收卽指稱
指索留難收之則軍兵往往不肯交領甚至瞋目鼓譟
乘今糧運未發相應亟行本道嚴加申飭但有仍前攪
和驗出發回不收掌印官吏另議與其治之於後不若
禁之於先

一各兵移營深入當有預備乾糧每兵當帶三五日以
備緩急合用烘炒略加鹽味仍收晒得法乃可久貯亦
應亟行委官製造

繕治器械 查得軍中需用缺一不可黔中向未大舉一
切隨營軍需既多破斧缺斨又若捉衿見肘今師行屆
期相因備開請乞應收買者分投收買應置造者分委
置造即如隨營各項匠役及不在器械之內者亟應及
時點選將理若一切泄泄以待臨期即他省猶難之而
況黔省其悞事必矣每哨合用連三手銃五百門此銃
有响無彈專備擺山策應之用每哨合用挨牌後標三
千枝每哨鳥銃四百門每門應給火藥鉛彈各三斤火

繩五條百子銃三十門銃藥三百斤五六錢重鉛彈二百斤大碗口銃五門大地銃四門銃藥三百斤每哨經驗毒藥五筒每筒五斤每哨應添造十斤重絮被五百件二斤重腦包五百個一斤重掩心查照輕重絮被若干補造每哨合用大纛一竿五色按方隅飛虎旗十面係將官自備老營合用金鼓旗二對大金二面按方隅五色旗十面五彩雲旗五面五暈五色旗五面應行管操官取辦軍容所係不堪者從新置造應置藍絹紅邊

巡視清道旗十面應置藍絹機令小旗五十面備不時
調遣機密之用應置招安布旗五百面此旗一給之即
不收回軍門每哨應發令旗八面令牌八面如原來備
應請置造以便給發每管漢土兵連運大約三萬人印
點號頭布三萬塊約布七十分作三塊合用布五百件
以濶一尺三寸長二丈五尺筭隨營合用鐵五千斤隨
營五色布五十件備變號頭等用隨營五色紙各千張
隨營麵五百斤隨營土紅二百斤藍靛五十斤黑烟五

十斤隨營賞賚銀牌花陰一兩已上折銀外自五錢至五分三分請發酌量打造隨營賞賚紅段絹臨期酌量折銀外營中彩色合用紅布五百疋隨營夜照油三百斤不足再取灌油繩五百根必綿鬆灌油蜡可代炬經點不息者隨營硃墨紙札油燭以上隨營物件俱發賞官收支完日冊報營兵十日無鹽兵無氣力即乾魚姜蒜俱不可少或間日折銀猶可應計筭兵數及時買運各營通計應用馬脚澁五百副每副價七釐該銀三兩

五錢發宋宣慰管下地方並大洛壩馬頭阿約等收買
徑解軍前該腳澁釘七千箇每千價二錢五分於省城
鐵匠收買隨營匠役合用木匠五十名內鋸匠十名石
匠二十名鐵匠二十名箭匠十名火藥匠八名紙馬匠
四名印刷匠五名醫生二名藥材聽醫生開陰陽生二
名卜筮二名以上止烏江一哨之數各哨可類推請乞
通計類纂

演習火器 查得火器不習不足以摧賊鋒非抽撥一處

其習必不專非董領有人其習必不精非合鳥銃火箭
雜習勢必怯火而其膽必不壯非有分別之飭孰肯專
心操演臨陣誰當登先既經中軍官挑選前來內堪充
鳥銃手合之得四百一十五名應以把總王學禮領之
堪充火器手合之得二百六十九名應以把總曾貴領
之哨總各仍舊新兵原無哨總者就中另擇每日聽各
兵自習逢三九日本司率領兵官親臨比驗而以逢六
日專習挨牌鎗筩雜技一月之後鳥銃手有放打利便

中及七八彈者火器中有高低如度一窩九龍自操自放平水命中者提克選鋒日加餉銀三分仍編入隊伍量留百數十名以備奇兵之用庶人知鼓舞兵皆奮躍演習非虛文而火械非虛器矣

預計師涉查得烏江河面約寬四十餘丈宜搭浮橋合口河渡約寬六十餘丈應造五板船以濟人馬其各小津渡如狼飛等處臨機應變置造將合用造船搭橋工料數目備開到司該本司覆看得置造船隻大者必經

一月小者亦必半月或旬日兼之採辦木料起集夫匠往返動經旬餘師期已迫亟應選委能幹官二員帶領匠作前去養龍猗猗僻處就近督造合用守護之兵就令播民吳洪督依步兵三百名在彼防守內將一百名更番以充夫役扛擡等項合用工料價值查點後開數目預行給發委官採辦刻期報完庶臨流不悞而人馬得長驅矣

一合用五板船二十隻每隻用長一丈五尺寬一尺二

寸厚一寸板三十塊每塊銀二分共銀六錢長一丈闊
五寸厚三寸枋一十五皮每皮銀一分共銀一錢五分
就於江邊附近山場採辦但今賊勢猖熾恐有別奸應
於不當衝去江稍遠處地名南臥山邊採取聽用又鐵
釘三樣各長三寸二寸大小不等共約二千五百箇鐵
螞蝗拷一百二十箇用熟鐵二百斤價銀八錢麻穰五
十斤價銀一兩省城收買桐油四十斤價銀五錢石灰
一石價銀三分以上俱養龍司收買木匠十名各計工

五日工食銀五錢鐵匠三名各計五日工食銀一錢五分計造五板船一隻木鐵各料工食共該銀三兩七錢三分通計船二十隻共該銀七十四兩六錢

一搭浮橋烏江并小河二處用三板船二十隻今估五板船一隻可造三板船二隻即此折筭應給木料工食銀三十七兩三錢

一小津渡三處約用舢舨船三十隻就於附近山場砍伐六七尺圍大木造鑿每隻用斧手木匠五名計工二

日工食銀一錢

一搭浮橋或造木排筏合用樑頭輪木乘重木壓服木
及大筏纜籐索等項俱行令養龍司并於附近山場採
取俱不用價臨期計時即成非可久待

一浮橋上漫板應預於狺狼等一帶近便處所令匠役
伐樹斲造長一丈五尺厚一寸寬一尺二寸板木四十
塊每塊價銀二分共銀八錢

一預備扯船大纜蔴繩二十五條核桃繩五十條應行

貴陽府張推官製造以上亦係烏江一哨各哨未造船
筏似應及時督催

跋兵醫節要付子祚

權非聖人不能用兵不祥器也而虛實闔有權存焉
余觀往牒稱當機臨變屹然不動聲色率有味乎孫吳
黃石若司馬氏諸篇豈非以勝在先戰在後守若處女
發若脫兔與物推移因敵變化有老氏之旨哉余故手
摘其要者付祚昔趙括讀父書卒坑趙卒為天下笑有

如得余錄不得余所以錄擬議成其變化是括讀也小子識之或曰善醫者如用兵宜陰陽視寒熱順逆進於理矣附扁鵲倉公傳

跋御賜蘭亭石刻

先臣士奇受列聖眷被四十年如一日在昔仁廟監國艱危共之茲刻蓋仁廟特賜云臣寅秋嘗竊窺監國時臣主不無事矣外煩機務內危讒構一切籌畫章奏斷自睿鑒必手諭先臣咨以故實先臣病或弗侍帷幄至

屢勤顧問親灑秘方申諸詠懷有相見當何時之句先
後降札倉卒片楮未嘗不精楷道勁儼然晉人風骨嗚
呼神聖天授其不虛分陰如是豈獨可以觀君臣之際
哉家世寶藏逮秋出入必奉以俱間出示臣民表亟稱
茲希世之珍可秘弗傳乃屬臣守敬臨摹勒諸貞石寅
秋謹拜手稽首識於下方

附錄

貴州左監軍按察使臨臯楊公墓誌銘

萬曆己亥二月逆酋楊應龍叛播三月上命子章撫黔
有詔趨之黔予以夏五月至時黔中赤白囊如雨子屢
告急上詔急遶監軍往會子友楊義叔叅知粵西以入
賀至燕廷推遷按察使監黔軍冬十一月單騎入貴陽
明年六月六日逆龍誅播平公深探虎穴勞劬病篤不
克與飲至請告子為代疏上俞之歸歸少間已復病革
辛丑三月十八日卒訃至子為位哭已請卹上下部議
迨今癸卯矣諸孤嘉正等筮冬十二月葬公嘉祚自狀

來乞銘嗚呼予惡忍銘公邪又惡忍不銘公邪按狀公諱寅秋字義叔號臨臯始祖南唐虞部侍郎輅由華陰徙廬陵十三世景行舉元進士歷官待制語具元史良吏傳又三世太師文貞公士奇為明社稷臣文貞季子刑部司務公穉又四世為贈按察司僉事公紹祖娶蕭氏封太宜人以嘉靖丁未九月九日生公公幼徇齊五歲日誦千言十歲通語孟易詩戴記丁巳督學王公宗沐校士西昌試公三經口誦手書亡一語蓋王公曰瑚

璉器也即以命日文立就王公益驚補弟子員辛酉食
憲公卒公憶庭訓常對龕室課舉子業一篇就慟而焚
之室中已娶梁宜人攻苦食淡奉養母而自下帷發憤
每試輒高等督學邵公夢麟奇之補廩生癸酉舉於鄉
甲戌成進士乙亥授東筦知縣筦前令董公即今少司
寇樂安公裕也治行循良以柔砥厲以濡木擊筦大治
民愛之如父公師董公意不盡繩其已事雷擊電掃驥
捷矢疾以鋤姦抑狂筦亦大治民愛之如愛董公辛巳

詔行取公且俶衰會度田令下筦人遮道泣留公留五
閱月簡髮數米尋壑經邱即海田在島嶼間破浪出渤
溟盡覈入版與筦人泣而別壬午授雲南道御史先是
南海商舶負官餉亡匿不償主進者責之急株連千家
更數年不解公憫之入臺浹旬疏其狀上下部議豁餉
數萬金脫株連者千人南海人向筦人曰楊公波及全
粵筦之餘也相與醵金祠公于筦已抗疏論太宰某倚
大璫恣威福者六事上立罷太宰貴人側目公坐是出

為浙江按察司僉事督水利鹽屯兼防倭四明三載奏
最受恩綸如制丙戌遷貴州叅議分守新鎮都勻荅干
苗阿奇等刼掠屯堡公使孫道儒誘阿奇等斬之而令
許穀拊阿旁諸苗荅干十三寨平撫臣蕭公彥以聞上
嘉勞賜金紀錄戊子遷雲南副使與叅將鄧子龍提兵
擊丁改土夷普應春連戰克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招
降六千五百有奇獲畜仗無筭遂斬應春蕩丁改城洪
本源撫臣以聞上嘉勞賜金帶晉三品俸是時沐國某

驕塞凌轢諸監司公偶遇諸塗與之抗沐魚焦無狀撫
臣糾之詔褫沐冠服縛左右置諸法沐銜公次骨壬辰
公挂計網調簡人言沐為之祟也甲午補廣西副使備
兵左江左江五山獍韋元成招集諸崗獍冠貴縣叅將
白斯清戰失利公奉督臣檄一鼓破之斬元成及其黨
覃公堂事聞上嘉勞賜金紀錄乙未梁宜人卒于里公
哀宜人又念太宜人倚門連牘乞罷三臺弗許以入賀
行是時前星未耀言路正僂公曰予家世受國恩誼之

痛哭徵之漸思是在今日矣會上留心高祖成祖手札
史局方搜求前代典故公輯文貞公家藏四朝列聖御
札長叶短楮彙封以進乞付史館採錄因規時政疏略
曰臣愚不識忌諱竊意法往代之聖訓難法昭代之祖
訓易何者聖訓空文無徵祖訓喘息相通也文皇不以
謁見位次之細忘正名定分之慮今宜早建太子以定
國本文皇不靳錫賚以褒荅謹言今宜優容懃直載闢
言路仁皇不以頭風劇病遣官代享今宜親廟享永綏

福履即左右之給使安能盡當聖意藉沒之寄頓豈無
扳累所望稍霽天威宏開法網銷肘腋之意外免人心
之動搖則仁皇鞭背連坐之刑罪報罷非哲軌乎方今
南有殘倭北有勁敵郡邑蕭條所望延接大臣不時商
決疏章奏之壅閣定盈庭之紛紜則章皇齋宮魚水之
交惟非芳躅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皇上以千百萬億
之帑藏遺子孫不若以百千萬年之榮名遺子孫疏入
不報還左江會交南黎莫二酋構兵各遣使叩闕粵西

邊臣聚議築舍公曰先太師援漢弃珠厓例贊章皇帝
以畀黎氏久矣莫登庸逐黎為篡弑黎維潭逐莫為悞
復今計毋拒黎款毋斬莫祀俾西南生靈免於蹂躪其
可也督臣疏聞上許之公受事下檄黎曰汝實負擅殺
罪無赦其遵往事範身束組銜璧仰闕請死檄莫曰安
南土宇誰家故物既無捲土之期當思一枝之安其早
引決以存綫緒時莫竄龍州龍州土酋以兵翼莫而恐
喝黎黎亦自驚疑恐中國誘而誅之議久莫決公排羣

議先入受降城誓漢土師生得龍州子元壁置莫府而
趣黎入關黎猶擁兵四萬集關下公談笑登昭德臺設
龍幄麾維潭伏地膜拜諭之曰莫祀未可絕其棲以高
平毋相侵維潭唯唯而退督臣以聞上悅授維潭安南
都統使掌國事維潭遣使馮克寬等伏闕謝領勅印公
遣吏李加正護之比還報維潭跽曰犧牲玉帛不敢干
公憲請以百金勞加正願公許之加正叱曰此言胡為
至公所辱掾吏辱公請伏劍死黎將士相視而嘻克寬

解衣衣加正背泣曰吾老矣華夷路隔亡復見子日其
以此衣結來生緣加正亦泣擲衣去維潭就國上公書
曰公之心事天地鬼神共知公之德澤山河草木共戴
有斐君子不可諠兮乃率通國臣耆祠公而題曰定交
世烈之廟以繩武文貞云事竣上嘉勞賜白金文綺陞
爵一級左江父老亦鳩錢祠公邕州詳蕭太史雲舉頌
亡何北陀獐首黃朝田等叛殺守備張茂功平樂昭平
羽書日三五至督臣題勦賊檄公監軍公陽撫多方誤

之陰指授諸將破賊斬賊渠九十有奇從賊四千六百有奇北陀偃草府江安堵事聞上宣捷告廟賜金紀錄公定安南平府江威名大震粵西時撫臣戴公耀遷兩廣總督舉公自代御史涂公宗濬舉公開府天津遂倭東海俱不報庚子復以入賀至長安是時播賊已突飛練陷綦江聲言分犯黔蜀上命遴羣臣中有才望者為蜀黔楚監軍而黔被賊急上命公來監黔軍公至黔語子章曰安與楊兩羽也合之則軒飛分之不能搶榆公

操縱疆臣兄弟仇慮啟舌已賊寇烏江執將絕江公曰
此正用安日也安入播賊必舍黔而顧巢於是下令以
大義責安時安駐沙溪緩急無可使者公左右貴福請
行公壯之授符令從間道入水西營安隴兄弟舉兵從
沙溪向播應龍返兵與安戰大水田破之自是四方兵
始合屯固下固前天險即猿猴跳攀狂象搪撲無着足
處安氏刊木薙草十餘里據固後自謂功在漏刻而官
軍必欲得之竟為飛語撼安安曰吾耕人飫吾蓄人畬

死不可公解之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地也地不自有而歸之天曰天風天雨也雖然人亦孰不知風雨從地起也若迷不退功未必首而旣不旋踵安氏依公言撤兵去官軍始合圍破賊則公之功殊也賊平公乃以狀上其略曰楊苜逆節滔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遙而迫近黔省烏江河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即害地彼一鼓翼即壓境兵分則衆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守不進見為示怯進則苦於寡援方賊之併力一向阨

我烏江河渡之師也人疑不釋於安兵賴督撫軍門審
勢決策震疊鼓舞安其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
首摧賊鋒方兩關之既克不守也人謂解嚴之後不復
鼓行而西矣賴督撫軍門徵兵厲甲獎率新舊之兵決
命賈勇載渡險關猶能執訊獲醜從諸路深入賊阻方
水西安兵之遠嫌拔營移屯也人謂安兵解而河渡之
孤壘不得圍陳合圍電擊矣賴督撫軍門焦勞主持以
威信制夷命以輪攻申軍令以懸賞勵士心六月初五

日黔兵得合川東綦南哨齊驅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
再鼓而克土城月城質明賊不戰倒戈遂平克逆抹萬
民之塗炭拓千里之封疆繫繇天授夫豈人謀公即歸
功於上讓勞於諸將帥而公焦愁至亡寢飮坐是病又
思太宜人切遂決意請告歸而總督李公化龍序公功
曰楊某才閎識定慮遠機沉拮据於兵食之間紆籌心
為最苦縱橫於戰守之際決勝略更多奇提衡文武衝
冒險難自大帥以至卒伍皆其指揮自出兵以至滅賊

皆其籌筭相應超擢厚賚仍推巡撫以竟其施者亡幾
何公病少間日上太宜人食友弟貞叔獨挈每誦古人
語吾之子豈與吾父之子同哉即病中一切飯飲惟貞
叔視予遣使問疾猶手書昵昵語皮林善後二事亡何
疾革貞叔泣禱于天少假寐夢公峨冠坐堂上一人膝
行前舉一棗為壽公領之貞叔驚寤曰嘻速矣棗者東
東也明日索筆書遺勅書已而逝訃至黔予哭之慟黔
軍民無不涕落者予乃拮據公前後功次聞於朝語具

疏中而柱史宋公興祖痛公深特疏請卹略曰監軍楊
寅秋形神已化何心冀寵臣聽覩既真難沒其勞方播
賊狂逞黠邇虎穴時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逡縮首鼠貴
州岌岌殆矣寅秋單騎犯賊鋒東坡直走貴陽與撫臣
調募漢兵操縱土夷既督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繕械旦
夜手不停書口不停議料理月餘全黔兵食始有頭緒
而貴筑人心賴以安東坡之危賴以解此始事之勞之
功也大兵既集分道而進寅秋計河渡烏江逼近酋巢

最為要衝乃擇處其難提兵涉境兩關並奪酋憾方深
突出大犯身命瀕危勁氣不衰振兵再往時即武將且
奪氣銷魂而不敢前步寅秋獨提一旅駕馭安酋搽山
奪路多所斬獲直擣白田海龍此中事之勞之功也三
省兵合險固峭絕難攀而扼項脊背非後路不可乃安
酋開山架閣伐木穿岩得固後地利據酋上游而必勝
之畫定寅秋鼓之而入也時三省各有分定矣屢攻不
克議撤安兵而用其地利以求快於一舉安費開鑿之

力而我一旦欲取之以為資安挾必勝之資而我一旦欲得之以取勝臣慮安酋未必遽出乃驅之則退寅秋諭之而出也臣聞之歎曰非楊監軍陰陽操縱不能也寅秋繼同劉繼李應祥軍劄於安營去播國後城門不百步衝突必首及之百無一幸乃寅秋朝攻城援枹鼓之暮攻城援枹鼓之時踐橫尸時飲水血而志氣益堅決逮六月五日黔糧偶不繼士幾不振寅秋東括西貸自炊餉之而士氣始奮劉李二將兩破城門促酋詰朝

自縊寅秋殊大與有力此其終事之勞之功也歸來飲
至容色黎黑不能即席既入里門病日綿延竟至不起
有臣若此國家不能盡得其用而俾之殮瘞觸霧以死
臣甚悼之有功若此生前不能少食其報而俾之棄母
遺孤以亡職重傷之臣謂寅秋勞苦與四川監軍張棟
同棟勞苦疫癘感之重重則驟發而卒於軍寅秋勞苦
疫癘感之深深則緩發而卒於里其死事同其有功同
議卹俱當從厚難以軒輊疏入上下部議或疑予與公

肺腑請乞從厚已職方移驗封議曰楊某鞠躬盡瘁矢志滅賊如鼓舞隴澄收白田壩之捷督率將吏成海龍固之功其勞勩蓋有足多者今督撫之序疏可稽貴陽之口碑具在彰彰在人耳目終難泯滅茲行間將士行且據例加恩矣生者俱榮而死者獨缺非所以為公也生前屢效辛勤而死後卒從薄報非所以為勸也於是輿論始明坐蜀勘疏未到致稽卹典顧公一腔血在黔粵間豈覲此而後瞑邪公得年僅五十有四所著有文

集綏交錄平播錄若干卷元配梁宜人先公卒男四長
嘉正邑廩生娶王隱君宗皞女仲嘉祚國子生娶王吳
川令一俞女叔嘉禕國子生娶歐陽署丞文倫女季嘉
福聘康觀察夢相女女四長適習宗伯孔教次男以淳
次適予季男孔陵三適予姪署丞道著次男常森四聘
蕭孝廉一傑次男士璨孫男三學菴學愚學愿孫女一
諸孤以萬厯癸卯十二月十五日奉公葬邑盤古山之
原嗟夫公之才名勇烈敏若承蜩捷若轉圜五官並用

四通無迷在粵粵效在滇滇效在安南安南效在夜郎
夜郎效辟之美金冶為劒戟試諸狗馬試諸壞土都亡
不可此非予之阿所好也粵西直指黃公嘗曰義叔真
邊才涂直指公且特疏薦逐倭肩東事戴中丞公曾舉
以自代矣甫入黔而李總督宋柱史歎曰真監軍比其
卒也相國沈公貽書章曰楊監軍沈毅有略足肩國家
後來大事甫成一功遽歸泉下痛惜何可言又曰鉅才
淹于短景周郎不永古今同慨則豈予私言哉雖然即

予言公素猶千一也予與公同年為諸生子年十五公
十一始謂公嫺於文耳比後先成進士予守潮公令東
官謂公考理煩事耳而惡知其談孫吳書也即談孫吳
書猶謂其石田木釜耳而惡知其能灌能烹能割能殖
簡于行而謹于時若是宜也為柱史時彈一貴人十年
後貴人里居敗予服其智進文貞公家藏累朝宸翰付
史館而勸主上定震器薄帑藏親廟享容籥直不憚逆
鱗截尾言之予服其忠公才逸而性卞口天下事刺刺

不休聽者忘勸忌者中憎公在黔大為人所媚而私子語曰子寧舌毋齒寧繩毋矢公佯若不聞可矣子服其讓人徒見公築亭榭治園池意公厚藏公沒而子讀其遺勅詒四子堇堇耳猶清白吏子孫也宦四方宣力效勞例得祠名宦公定粵而祀於交南定黔而祀於羅施即天威逕交趾銅柱何多遜焉平生不佞佛不談元理而易簣之際條分縷析亡毫髮錯亂似不可却以危而懼以死者子然後喟然歎曰子知義叔晚也不與共憂

患不知其才不觀生死不知其定不睹所遺不知其廉
今棺蓋矣論定矣子是以銘銘曰楊起關西四世三公
派衍廬陵五謚一宮猗與文貞社稷勲崇如星之辰如
嶽之嵩延及廉訪雛鳳翼龍英敏而修沈元而雄製鋪
於粵鯨徙番禺主書於臺隼避彤弓府江鋤搖宜僚披
胸交南可綏公仍厥封夜郎匪茹皮林益江公來監軍
馳驟五戎有力如虎有望非熊作使羅施乘禦寇風和
輯沅渝飲平陽釀功竟滇黔威震巴賁賊歸斧鑕河洗

戈鋌破國抽身輕舟短蓬亡何一疾遽罹于公形已
逝公勛彌隆恢廓大度艱難孤忠魏徵有暮韓億得綜
國史家乘分榮交頌盤古之原鬱鬱葱葱祁連可像燕
然可礪我銘于茲千古金墉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
貴州提督軍務兼制湖北湖南川東等處地方眷友弟
郭子章撰文

臨臯文集卷四